

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必读

中国
当代
文学
经典
必读

1994中篇小说卷

吴义勤◎主编

ZHONGGUO
DANGDAI
WENXUE
JINGDIAN
BIDU

阎连科 余华 王小波 北村 刁斗 周大新 李佩甫

中国
当代
文学
经典
必读

吴义勤◎主编 朱永富◎点评

1994 中篇小说卷

ZHONGGUO
DANGDAI
WENXUE
JINGDIAN
BIDU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必读. 1994中篇小说卷 / 吴义勤
主编.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6.5
ISBN 978-7-5500-1759-7

I. ①中… II. ①吴… III. ①中国文学 - 当代文学 -
作品综合集②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99016号

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必读 · 1994中篇小说卷

吴义勤 主编

出 版 人	姚雪雪
责任编辑	童子乐
书籍设计	方 方
制 作	张诗思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A座20楼
邮 编	3300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西千叶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720mm × 1000mm 1/16 印张 25
版 次	2016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 数	30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00-1759-7
定 价	43.00元

赣版权登字 05-2016-135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邮购联系 0791-86895108

网 址 <http://www.bhzwj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我们该为“经典”做什么？

吴义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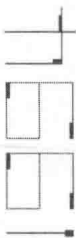
当今时代，对经典的追怀和崇拜正在演变成为一种象征性的精神行为，人们幻想着通过对经典的回忆与抚摸来抵抗日益世俗和商业化的物质潮流。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经典作为人类文学史和文明史的基石与本源，其价值得到了充分的认同与阐扬；另一方面，经典的神圣化与神秘化又构成了对于当下文学不自觉的遮蔽和否定。可以说，如何面对和正确理解“经典”，正是当代中国文学必须正视的一个问题。

什么是经典呢？就人类的文学史而言，“经典”似乎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它是人类历史上那些杰出、伟大、震撼人心的文学作品的指称。但是，经典又是无法科学检验的主观性、相对性概念。经典并不是十全十美、所有人都认同的作品的代名词。人类文学史上其实根本就不存在十全十美、所有人都喜欢、没有缺点的所谓“经典”。那些把“经典”神圣化、神秘化、绝对化、乌托邦化的做法，其实只是拒绝当下文学的一种借口。通常意义上，经典常常是后代“追认”的，它意味着后人对前代文学作品的一种评价。经典的标准也不是僵化、固定的，政治、思想、文化、历史、艺术、美学等因素都可能在某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成为命名“经典”的原因或标准。但是，“经典”的这种产生方式又极容易让人形成一种错觉，即“经典”仿佛总是过去时、历时态的，它好像与当代没有什么关系，当代人不能代替后人命名当代“经典”，当代人所能做的就是对过去“经典”的缅怀和回忆。这种错觉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在“经典”问题上的厚古薄今，似乎没有人敢于理直气壮地对当代文学作品进行“经典”的命名，甚至还有人认为当代人连写当代史的权利都没有。

然而，后人的命名就比同代人更可信吗？我当然相信时间的力量，相信时间会把许多污垢和灰尘荡涤干净，相信时间会让我们更清楚地看清模糊的、被掩盖的真

相，但我怀疑，时间同时也会使文学的现场感和鲜活性受到磨损与侵蚀，甚至时间本身也难逃意识形态的污染。我不相信后人对我们身处时代“考古”式的阐释会比我们亲历的“经验”更可靠，也不相信，后人对我们身处时代文学的理解会比我们亲历者更准确。我觉得，一部被后代命名为“经典”的作品，在它所处的时代也一定会是被认可为“经典”的作品，我不相信，在当代默默无闻的作品在后代会被“考古”挖掘为“经典”。也许有人会举张爱玲、钱钟书、沈从文的例子，但我要说的是，他们的文学价值在他们生活的时代就早已被认可了，只不过新中国成立后很长时间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我们的文学史不允许谈及他们罢了。

这里其实就涉及了我们编选这套书的目的。我认为，文学的经典化过程，既是一个历史化的过程，又更是一个当代化的过程。文学的经典化时时刻刻都在进行着，它需要当代人的积极参与和实践。文学的经典不是由某一个“权威”命名的，而是由一个时代所有的阅读者共同命名的，可以说，每一个阅读者都是一个命名者，他都有命名的“权力”。而作为一个文学研究者或一个文学出版者，参与当代文学的进程，参与当代文学经典的筛选、淘洗和确立过程，正是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事实上，正是出于这种对“经典”的认识，我才决定策划和出版这套书的，我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真实同步地再现21世纪中国文学“经典化”的进程，充分展现21世纪中国文学的业绩，并真正把“经典”由“过去时”还原为“现在进行时”，切实地为21世纪中国文学的“经典化”作出自己的贡献。与时下各种版本的“小说选”或“小说排行榜”不同，我们不羞羞答答地使用“最佳小说”之类的字眼，而是直截了当、理直气壮地使用了“经典”这个范畴。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作家都首先应该有追求“经典”、成为“经典”的勇气。我承认，我们的选择标准难免个人化、主观化的局限，也不认为我们所选择的“经典”就是十全十美的，更不幻想我们的审美判断和“经典”命名会得到所有人的认同，而由于阅读视野和版面等方面的原因，“遗珠之憾”更是不可避免，但我们至少可以无愧地说，我们对美和艺术是虔诚的，我们是忠实于我们对艺术和美的感觉与判断的，我们对“经典”的择取是把审美和艺术放在第一位的。说到底，“经典”是主观



的，“经典”的确立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经典”的价值是逐步呈现的，对于一部经典作品来说，它的当代认可、当代评价是不可或缺的。尽管这种认可和评价也许有偏颇，但是没有这种认可和评价，它就无法从浩如烟海的文本世界中突围而出，它就会永久地被埋没。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当代任何一部能够被阅读、谈论的文本都是幸运的，这是它变成“经典”的必要洗礼和必然路径，本套书所提供的同样是这种路径，我们所选的作品就是我们所认可的“经典”，它们完全可以毫无愧色地进入“经典”的殿堂，接受当代人或者后来者的批评或朝拜。

感谢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对我的经典观的认同以及对于这套书的大力支持，感谢让这个文学工程可以在百花洲文艺出版社这个平台美丽绽放。我们的编选仍将坚持个人的纯文学标准，而为了更好地阐释我们的“经典观”，我们每本书将由一个青年学者对每一篇入选小说进行精短点评，希望此举能有助于读者朋友对本丛书的阅读。

目 录

- 阎连科 天官图 / 1
- 余 华 战 栗 / 37
- 王小波 我的阴阳两界 / 67
- 北 村 最后的艺术家 / 109
- 刁 斗 作为一种艺术的谋杀 / 148
- 周大新 向上的台阶 / 188
- 李佩甫 红蚊子 / 264
- 刘庆邦 家 道 / 345

天宫图

阎连科

讲起这边的景况，人世似乎不大理喻，实际的事情，不仅是风光秀朴，物事原始，人也淳厚到被那边视为几近痴傻。路六命死的当儿，如是醉醺醺地走越一条搁置在夜间的胡同，胡同尽了，日头勃然出来，眼前便灿烂了一片明色。那边正是深秋，漫山遍野黄褐褐的枯萎，瘦年歉收的模样，已经明显地写在耙耧山上。然而这边，正值仲春，土地流动着活生生的气息，树木绿得可人心意。麻雀在枝头上点点滴滴地跳着，蹬落的清凉气味在半空荡动不止。初死时，还有些惧怕，然而真的走进这条胡同，人也就十二分地悠悠了。待到胡同尽去，跨上一条黄土大道，看到这明净的日光，日光中尘埃飞舞的金星，以及艳红的天边，翠绿的林地，蓝瓦瓦的庄稼，心境便平和下来。原来所谓的死，也没啥大不了的事情，如同灯熄一样罢了，焉知死就不是一件好事哩。

说起死的事情，也是酝酿了许多年月，许多次数。路六命生在一个饥荒的岁月，那时候，山梁上的坟地，日渐扩大，头年的路家坟里，只有祖先的十七个墓堆。来年，就变为二十一个。第三年就是三十九个，路头村的人口锐减。原是一百来口人的村落，这时候仅余数十口人。翻过秦岭山脉，往陕西的西安方向去讨饭度荒的人们，终日在山梁的土道上成群结队。那当儿，路六命一岁，上有三姐二哥，已经饿死一男一女，埋过之后，爹说把老六扔到梁上去吧，过路人见他是个男娃，兴许捡走了。娘说扔了去吧，兴许是条生路。将他扔在一棵柿树下面。然在三日之后，再到梁上的柿树下边去看，日头烧饼样烤在天空，地上黄爽爽一片，路六命却端端地坐在路边的日光里玩耍，旁边放了一个做鞋用的糗糊碗，碗已被舔得锃光瓦亮，连身边的青草，都被他抓碎吃了一片。若从那时候核算过来，路六命该死不死，少说也有三次五次。还有一次是七岁时候，肺炎高烧，嘴角烧得上翘，眼珠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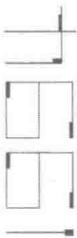
白，医生说抱回去扔了吧。就把他扔在潮润的泥地等他死去，连装殓他的一个旧桐木板箱都已腾了出来。孰料他却在泥地睡了一觉，醒来依然活着。再有一次，他已十三周岁，从村头几丈高的杨树上跌下来，落进一边的悬崖，朝深沟里滚将下去，村人都说完了完了，没有命啦，然从沟口疯跑进沟底，却看见他正坐在泉水边上，一把一把掬水洗着身上的泥土。除了肩上擦掉一层薄皮，全身没有丝毫损伤。不过后来，倒是碰上真的灾难，在路边走着，人家扒房，一根房梁悬空落下，砸断了他的左腿。经官方商议，由房主出钱，把他送往洛阳正骨医院疗治，房主也答应了，去洛阳的车票都已打好。可在忽然之间，房主的儿子从县里学校回来，当了大队的支部委员，人家绝口不提治病的事，这样就终生瘸了下来。是年路六命十七，到了该成家的年龄。之后，苦熬了十余个年月，虽说家是成了，却埋下了他一生屈辱的种子。直到眼下，将至中年，孩娃也都好大，老婆说想和他离婚，那话是挂在了唇边，随时都可以摘下，在他面前放落一串。而他想死，也并不是一念之间的差误，也是有着一个漫长的春种秋收的过程。这一次，是真的死了。路六命走在土道上，路岸上的夹道杨树，呈出墨绿的颜色，凉爽惬意得无以言说，倒使人觉得有了几分落寞。口也似乎渴了，肚也渐渐觉饿。仲春天气，暖虽暖和，但走路到底费力。路六命这样刚有所思，就见有个十字路口，有卖茶水，有卖馍饭，一摸口袋，想起自己来这边时，倾其所有，把钱都留在了那边，只好远远站了片刻，默默地朝前走了。走了，又朝这儿回头三望。

“他真的身无分文？”

“他一生都身无分文。”

说到钱上，与路六命倒是有着一股生死不解之缘。

路六命十四岁那年，生产队长的老婆难产，七整八整，生了一天一夜，老婆差一点死去，生下的孩娃，却是一个怪胎。胎儿有三条小腿，两条正常，另一条有骨有肉。还有几个指头，在屁股上方，红红艳艳。队长让他老婆把脸转向床里，便一把将那怪婴掐了。队长出十块钱，差人将怪婴背去扔了。钱虽多，村人却都不为此心动，这时候路六命说钱给我吧队长，我去。初冬天气，风在梁上砰砰啪啪吹着，队长取出那张簇新的十元



票，握着钱的这端，十元钱像一面旗帜样，猎猎作响。路六命接了那钱，从队长家扛出了一个竹篮，篮里塞满了从月子席下抽出的月子草，那草里就埋了队长掐死的男婴孩娃。那当儿路六命才十四周岁，十四岁他就开始臭名昭著，村人见他，无不要在路边擤下一串鼻涕。现在，路六命死后，走在平坦的黄土道上，还能看见二十多年前他的那个瘦弱的身影，一瘸一拐，竹篮和死婴在他肩上一颠一荡，风把篮里的稻草吹得干裂嘶响。他把那婴娃背到十里外一条叫乌鸦沟的崖头，用力将竹篮朝沟里扔去。死孩娃从篮里漏落出来。那孩娃浑身冰青，圆圆的一团肉球，如一个紫色的鹅卵石样，划破初冬的寒色日光，迅疾地朝沟底跌下，稻草在半空七零八落，撒开来一片。乌鸦从半崖惊飞起来，铺天盖地飞在六命的头顶，青一块紫一块的叫声，暴雨样倾盆落下。从乌鸦沟回来，六命拐到镇上的国营食堂，吃了一碗羊肉烩面，一碗牛肉泡馍，肚饱身圆，嘴唇上硬了一层牛羊的黄油，回家把结余的八块四毛钱递给父亲。父亲拿手蘸了唾沫，查了钱数，一脚就踢在了他的腰上，把他从门里踢到了门外。就那年，父亲得了恶症，死在大雪封门的腊月，用那八块四毛钱扯了丈余新布，做了一套寿衣。从此，路六命开始了他替人扔婴、替人挖墓、替人抬棺的别样日月。

十字路口和那儿的馍饭茶水，被路六命远远丢在身后，他沿着黄土大道一直向西，身后的日光愈加温暖明净，路两旁的小麦苗，青乌乌浓密一片，没有地界，没有田埂，烈烈的青藻气息，河水样从他鼻下汨汨流过。前面有一缓缓土坡，黄土道慢慢爬将上去，宽亮起来，宛若一匹在日光中拉伸的绸布。他一步一步朝坡上走去，行至半坡，无意间回关一望，竟看见那边自家的路头村里，人声鼎沸，一片慌乱。心下存了疑问，想如何就能看见那边的村落哩？迟疑着退了几步，站得更高一些，看到的果然就是耙耨山梁上的路头村。村头的那棵古槐，和古槐上十几年不用了却依然挂着的车轮锈钟，还有枝杈上的黄叶，枝头上黑黑一团的老鸦窝。路六命三脚两步上了坡顶，再次回过身来，连村里在檐下卧着的鸡、狗都看得十分明了。急忙忙地朝自家望去，见院里站了许多村人，李哥、王哥、邻家的四嫂、三伯，都在路五爷的吆喝声中，忙五忙六，一会拿来棍子，一会拿来绳子，然后在地上缠缠绕绕，捆成了一个担架。五爷说快一些、快一些，路六命就看见自己媳妇抱出了一床被子，李哥王哥抬出一个人来，将人放在担架上，拿那被子盖了，几个男人抬将起来，跑出院落，沿着梁路往镇上的医院跑去。砰砰啪啪的脚步声，一波一浪地涌

进路六命的耳里。早时候你们干了啥，路六命把目光收回来，念叨说一天前若都有这份亲情，我也不至于不到四十就过世到这边儿来。他刚要离开，忽然看到身后站了一个老人，白发银须，面挂淡红的慈笑，说天还早哩，要看啥儿抓紧去看，下去这道坡儿，就啥儿也看不见了。路六命说不看了，看够了，好不容易得到这份清静。老人说真不看了？他说真不看了。老人说依着你的经历，也该死心塌地离开那边，到这边世界过闲适无忧的日子了。吃糠咽菜都好，路六命说，我早就想死了，在那边我受够了罪。老人在他脸上端详一阵，说真这样你就跟我来吧。

路六命跟着老人走下土坡，说你领我去哪？老人说到了你就知了，在那儿你还能见到你的村人。这样走了一阵，看见一方乡村，齐齐整整扎下许多院落，都是四合小院，都是泥墙草屋，各家门前有石有树，有鸡有鸭。人未至村，就闻到花香扑鼻，一股一股桃红李白的香味，从村里朝着村外弥漫。还能看见从谁家院里，伸向墙外的几枝石榴花，火红点点，喇叭样吹在村街上。问身后老人这是啥村？答说就是你家的路尾村，到这村就无路可走了。又说那边这边，一切的一切，多是相反相对，那边叫头的，这边称为尾，那边说高的，这边叫作低，那边说小的，这边就说大，且那边的同村同邻人，死了之后，到这边多能相遇，在那边受尽苦难的人，到这边大都清静闲适，无病无灾。这样说说话话，转眼到了村口，路六命忽然听到撕心裂肺的哭叫，唤说我不到那边活着——求你们不要把我赶到那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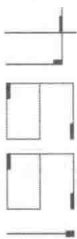
路六命立下脚步，模模糊糊看见有四五壮汉，拖着一个小伙，皮影儿样朝村外走去，似要把他送到哪儿，小伙坚决不肯，挣扎拖拽，推推搡搡，还看见那小伙自己打着自己的耳光，泪水涟涟，说我以后再也不敢了。路六命不免惊异，问说拉他去哪？老人说还让他去那边活着。

又问，他不想活着？

老人说，他好不容易才到了这边。

再问，为啥儿非让他去那边活着？

老人脸上浮过一层淡青，说他在这边偷鸡摸狗，白天不下地，夜间越墙跳窗偷女人，欠债不还，好吃懒做。路六命脸上立马有青有红起来，僵



僵地如同凝着的云。

“是老人的话伤了他的痛处？”

“他想到了自家女人和他欠女人的债务。”

债务已是路六命的陈年旧账。路六命望着愈加模糊不清的那团人影，默默地把目光搭到远处，忽然就看到了十年前那个夏天，日头酷烈，庄稼地瘦黄一片，有挂着红舌的灰狗，在村头夹着尾巴走来走去。二十八岁的路六命立在自家门口，把目光投到梁上那条路道，痴迷一阵，看见媒人领着一个姑娘走来，慌忙瘸着回了屋，换上借来的新衣，帮娘将屋里的摆设归上正位，又去邻家借来几个鸡蛋，媒人也就领着姑娘到了门口。仔细说来，皆因六命腿瘸，又只能在红白事上干些下活的名声，闹得倾了家产，也没能讨下一房女人。这次是亲姨出面，到山里领了人家，答应给两千块钱，帮人家弟弟盖房娶媳。这根姻缘才算系了两端，照说条件也够苛刻，两千块钱从哪儿飞来？然路家全都应了。正是午时，村里平平静静，人们都睡着午觉。让姑娘喝了白糖开水，吃了鸡蛋捞面，娘从里屋出来，把一个方方正正的大红纸包放在桌上，便约媒人、她的亲妹到门外纳凉。出去时她们将大门锁了。六命原没想到这姑娘清秀漂亮，抬头看时，才发现她眉黑眼长，高挑个儿，除了略微有些面黄，实在说不出她哪儿长相不妥。他说你多大啦？

她说十八。

他说我可二十八哩。

她说那桌上是两千块钱吧？

他说是哩，两千。

她说有钱我不管那许多事情了，二十八也好、三十八也好，穷也好、瘸也好，我爹我娘死了，有这两千块钱，我就能替弟盖起三间土房，讨下一房媳妇了。这样说着，姑娘就去桌上拿钱，路六命一下横在了她和钱的中间。门外日光炽白一片，知了的叫声，凸凸凹凹地响满了院落。有一只花猫，卧在院墙上朝着上房偷看。六命捉住了姑娘的手，她说你松开我呀，有了那钱，我迟早会是你的人哩。六命不言，先是双手颤抖生汗，后就浑身哆嗦，汗流不止了。他用瘸腿踢倒了墙边的一领草席，把那姑娘放倒在席上。他解她的扣儿时候，她说你不信我吗？我拿了你两千块钱，我哪能不嫁你哩。她让他解了她的扣儿，让他脱了她的衣裤，让他仓仓皇皇做了那样事情。地上凉生生的感觉冷了她的全身。他热极，她却浑身冰凉。做

完事情时候，他哭了，她却平平静静，说你把钱给我，我立马回去给我弟盖房娶媳，你们看好日子我就嫁来。他把桌上的红纸包儿拿来递她，她解纸包儿看时，他就跪在了她的面前。那纸包儿里没有钱，是一张写好的欠债契约，证明路六命成婚欠钱，共计两千款项，婚后至死必还。姑娘看罢契约，痴痴怔了一阵，就突然哇哇大哭起来，悲天悲地，把耳光风扫落叶一样抽打在路六命的脸上。六命就那么木然不动，跪在人家面前，任打任骂，脸上苍白着一层浮云，一句接一句说，我会还你钱的，我会还你钱的。

“那姑娘就嫁了他吗？”

“她是他的人了，她理当要嫁。”

直至眼下，十年光阴流水而过，路六命的脸上还火辣辣，感到女人小竹掴在脸上的耳光，依旧红艳艳地疼着。他同老人入村慢行，穿街而过，果然看到了许多熟悉的面孔，路大明、路黑狗、张三才、小兔子，还有村头的洪家的寡妇。路大明是生了癌症死的，路黑狗是贷款做笔天大买卖，生意折了，欠下永生还不完的款子，就一头栽进了汽车的轮下。至于寡妇，似乎是和人家哪个男人扯连不清，同族人又坚决不允她改嫁异姓，她说去河里打水，便一头扎了下去。其时，路六命都曾给他们挖过墓室，抬过棺材。他立下步子，半旋回头，朝身后长望一眼，冷丁儿奇怪起来，果然如老人说，离开那道土坡，确实看不到那边的耙耧山脉，看不到路头村和村人们，他想抬他去医院的村人们，一定在山梁上风风火火，一团儿朝着镇上卷动。女人小竹，也一定抱着他几岁的孩娃，忙不迭儿跟在担架后边，气喘吁吁，汗流如注，一绺绺头发，粘在了宽亮的额上，她时不时地腾出手来，擦抹一把。孩娃的鞋也一定掉在地上一只，小脚儿凉得晶莹透亮，小竹还浑然不知，忙忙乱乱地跟着担架疯跑。他贸然地想喊女人一声，告诉她说孩娃的鞋掉了，张开了嘴，却猛地想到自己已经穿越胡同，离开那边到了这儿，于是，便又拢了嘴巴，想你就疯跑去吧，你不是日日都吵着要和我离婚，不是盼不得我路六命早一天死掉离开那方世界嘛。

“她真的这样？”

“她一生都在恨他。”

新婚夜里，路六命去动小竹时候，她说路瘸子你滚到床下去，你欠我弟三间瓦屋、一房媳妇，一日不还，你一日别想来碰我。四邻五村人都知道，小竹刚和六命见面，就把她的身子给了他，她不能不嫁六命了。她在娘家村里又住了三年，至二十一岁，终于接过路六命的欠账契约，和不算微薄的彩礼，安顿了弟弟的日常生活，嫁到了路头村，做了路六命的床上女人。可是她不许他摸她一把。他就一夜一夜地蜷在她的脚头，这样有名无实地过了两年，她才在冷的时候让他暖了她。初冬的一个清冷之夜，她说瘸子，你把我被窝暖一下，他便受宠若惊，脱得精赤条条，上床把她的被窝暖得热热烘烘，火烤了一样。睡的当儿，他离开那被窝去她的脚头，她说你别走了，我让你和我睡，睡了你就和我离婚吧。她说山里有个男人五十二了，有个小妹刚好二十岁，说离了婚她嫁给那男人，那男人就把他的小妹嫁给她弟弟。他钻进了她的被窝，闻到了女人身上温馨的气息。屋外是冰青色的北风，冷得山梁子哆哆嗦嗦，村头、门前、院里，还有房后那些落尽了树叶的槐树、杨树、榆树的枝条，在黑夜里抽抽打打。他极小心地去摸她的肩，去摸她的身，他的手又热又胀，双唇因害怕她拒绝而打着寒战。

他说小竹，你别和我离婚。

她说我得让我弟成家立业。

他说我还你钱小竹。

她说你拿啥儿还我？

他说我明儿开始到镇上去做买卖。

她说你卖啥儿？

他说我卖烤红薯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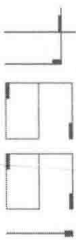
她哼了一下，说等你有钱为我弟娶媳盖房，我弟都有花白胡子了。她还是由他了一夜。她说爱咋儿你就咋儿吧瘸子，今天任你疯野一夜，明后天你就和我离婚。那一夜她让他实实在在做了她的男人，可是，来日醒来，她的身边，她的床头却没有六命的影儿，直至天再黑将下来，她也没有找到他。三日后镇上集日，她去镇上赶集，在镇街上的一根线杆下面看见了他。他面前立了一个铁桶子火炉，火炉上摆了烤软的金色红薯，浓郁的香味又黏又稠，在零星的赶集人的头顶缓缓地流动，他却冻得把手插在袄袖，双脚轮番在地上跺来跺去。她过去给他买了一碗双羊肠汤，放了血红红一片辣椒，说能挣一个吗，答说能挣一两个。从此，路六命就开始

了他那漫长的愈加辛劳的日月。寒冬腊月把红薯挑到镇上烤卖。有时一日也能卖出几斤，有时一日烤上一炉，至黑仍是一炉，他就自己吃了。挨到初春，天气转暖，地温上升，他就用麻袋装了绿豆黄豆，埋在山梁下河边沙地，三朝五日生出芽来，七朝八日，芽儿又长又嫩，便挑上豆芽，到镇上卖去。镇上的大街小巷，工厂的门前，山矿伙房的锅旁，满世界都留下了他瘸拐的脚痕，和他苍沙的叫卖的声音。终于熬到夏天，青菜铺盖了市面，他从溪边自垦的田里，割下一担青菜，费力地挑上肩去，爬至梁上，赶午时瘸到镇上。人家的青菜都已摆满菜市，他就把担子放在一边，等人家的菜卖完了，腾出了一块市面，把两筐青菜夹在市面缝中，这时候买菜的人已经买过，他等来的是那小镇上的税务人员。如此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到了秋天，有了一些积存。正准备把粮食挑到镇上卖时，他的孩子生了，媳妇住进了医院，把他的全部存项用得鸟蛋净光。到了来年这个季节，以为可以存下一笔，娘又死了，一件白事花掉了他又一年的脚力。终于他也就明白，所谓的人生在世，无非就是无尽的劳作，和鸡零狗碎的消耗。日子如油灯一样灭了再燃，燃了再灭，到了无油可燃的时候，也就有了一番新的前景。

“前景是指路六命眼下遇到的天地吗？”

“那倒也不尽然。”

在路六命孩子三岁的当儿，他差一点把欠下他女人的那些债务一笔还掉。那时候，乡村的景况也是天翻地覆，发起来的人家，村村都有。从耙耧山坡上走过去，每个村落，都有盖起楼房的人家。那里的房主，尽管还是乡村的农民，吃饭时，就是鸡鸭鱼肉，也少不掉把碗端到街上，蹲在门口的青石面上，或坐在自己的一只鞋上，再或索性席地而坐。就是那年夏初，路六命正挑着一担豆芽爬上山梁，忽就想要解洩，便放下担子，朝半坡的一块麦地走去。那麦地中央有一井机房，是村长家里私人打的机井，本想到机房后面躲着解洩，可到房下却听到房里一片响动，扒着窗台一看，原来那机房里收拾得十分洁净，井架旁放了一张床铺，床铺上有新褥新被，村长正和一个女人在那床上赤裸睡着。路六命倒吸一口冷气，闻到了麦田的苗气又腥又鲜，想缩回身子走时，村长打开房门站在了田里，



说路瘸子，你给你妻弟的房子盖起没有？他说没有，村长说我给你盖吧，以后你每月逢五逢十的这个时候，都来我机井旁的地里找些事做，看到有别人从梁上往我井房这儿来了，大声咳嗽一下也就行了。村长说话时候，又慈祥又善和，五十几岁的脸上，堆满了长辈人的温暖。他说你每来一次我给你十块钱，要钱也行，去我家面粉厂拉面也行，直到你妻弟的媳妇娶进了屋里，事情也就算了啦。路六命那当儿用一条腿努力地站直在田地中央，日光把他的脸照成蜡黄色。他说村长，我是来这解馊的，村长说你走吧，五天后的这时候，你挎个篮子来这割牛草也就没事了。村长转身往机房去了，一条腿迈进机房，却又回转身子道，记住，看到的事情连爹娘老婆都不能说。路六命趑趄着从村长家麦田走至梁上，连豆芽的担儿也挑不动了。整整一天，在镇上卖着豆芽，却心神不宁，为五天后去不去那儿愁肠百断。这样挨到五天之后，一大早村长从他门口走过，笑吟吟说忙吧拐子？别忘了我托你办的事呵。他不能不去村长家机房前后做一个守护，也就终于看清，那女人是村长家面粉厂的会计。他们一前一后，旁若无人，径直走进那间山坡上的机房。路六命在田头割着牛草，四下打量着行人，日光淡金淡银，在麦田的夜露上泛着粉红的光泽。背后有牛的叫声，河流一样从他身边滚滚流过。他惘然地坐了下来，心境崩坏倒塌，零零乱乱。几个时辰过后，村长从那屋里出来，果然丢给他十块钱。又五天之后，村长又给他十块钱，这样从夏至秋，又从秋至夏，整整一年时间，他逢五、逢十、十五、二十，或到那儿割草，或到那儿拾柴，四季没有间断，村长也是不误时辰，或领着厂里的会计，或领着村中哪个新婚的媳妇，再或一个他不认识的女人，到那屋里做完事情就走，有时当天付钱，有时一个月一次付清。一年下来，竟有四百多元，加上他的零星买卖，也就存了一千有余，满以为这样再坚持一年，就把欠媳妇的两千元债务一笔清了，那时候，媳妇也就扎扎实实成了自己的女人。谁知在来年初夏，小麦苗正要挺腰时刻，他又在那逢五的日子去井房前面割草，忽然从井房走出几个派出所的公干人员，没有说话就把他捆上带走了。原想是村长的事情败露，路六命一路都为自己讲不讲村长前想后思，最后决定打死都不说一个字，拿了人家的钱，就不能败了人家的面。谁知被关在那间黑屋三天以后，派出所所长却问他偷没偷机房的机器，说机房的机器，每隔五天被盗一次，半月丢了三大件，都是白天的逢五日子看好情况，半夜摘掉偷走。逢五到机房四周活动的有谁？只有你路瘸子一人。

路六命说我没有偷那机器呀所长。

所长说没偷你逢五逢十到那干什么？

我割草拾柴火。

所长说没想到你一个瘸子，还敢糊弄我堂堂派出所所长。

在所长铁青了面孔以后，他说村长逢五逢十领着女人去那机井房，就让他在外面守着割草拾柴火。所长笑了笑，脸便青成菜色了，说我操你八辈子路瘸子，我抓了多少人，办了多少案，没人敢设个圈套让我跳，你一个瘸子竟敢在我面前挖陷阱，你们村长是好人坏人我还能不知道？说完之后，所长朝路六命身上踢了一脚就走出了审讯室。

“真的这样？”

“真的这样。”

现在，路六命走在这边路尾村的村街上，不停地同早一步离开那边路头村的人们寒暄问候，说长道短，向人介绍一些路头村近时的景况，又一面回过头去，看他被关了一个月的一个黄昏，如何地迈着瘦弱的脚步，病怏怏地离开派出所那间铁门铁窗的黑屋。那时候，日已西尽，山梁上风平浪静，树木都呆呆地立着不动。一个月的时光，夏收秋种已经过去，田地里玉蜀黍苗的秧儿，都耷着头儿疲倦地喘息。有野兔在梁路上卧着不动，野鸡在田头的埂儿上走来走去。黄昏的暮色里，路六命瘸腿独自地一摇一摆，如同山梁上孤独着的一只三条腿的瘦狗。他想自己既已从黑屋出来，且是自家女人送来了罚款的第二日，被政府的公干人员放了出来，那女人一定知道自己获释，知道了为啥儿就不来接自己一程？说到底不也是为了还你的婚债去替村长干了那号事情，才吃了这一场无端的冤枉官司吗？将至村落时候，路六命在梁上坐下歇了一阵，把天色的最后一抹光亮歇落下去，直到除了能看见村长家浇地时从机井抽出的白哗哗的水流，如同流不尽的月色一样，从那机井屋里喷薄而出，四野都沉入了深深的夜里，他才摸了一把自己又脏又长的头发，躲着正道，避着村人，从村后的一条小路绕至自家的土墙草院。刚刚罢过夜饭不久，村人都还未睡，纳凉的人们刚刚端着凳子坐到风口，然家里的大门却已紧紧闭了。他推了几推，又唤了三声小竹、小竹，等了好久，终于听到院落里响起了不慌不忙的脚步声，

